



制图 / 何芬

“我爱你,我的家,我的家,我的天堂。”满舅躺在客厅的逍遥椅上,哼着小曲,一边摇晃,一边敲着拍子。

“满舅,拜年啰!”听到我的喊声,他立马弹了起来,迅即点了一桶礼花。砰砰响过,估摸有五六十响。

“外甥来了。走!先看看房子,再挂红喝茶,中午好好喝几盅,我还留着两瓶好酒。去年我六十生日乔迁新居,你出差了,没赶上。”舅舅领着我从外到内,从前到后,从地到楼看了个仔细。

这是一幢三层别墅。“品”字形屋顶错落有致,俯仰生姿,绛红色的釉面瓦,搭配米黄色墙体砖和褐色文化石基座,色彩雅致,赏心悦目。门前小桥流水,院后群山逶迤,东抱茂林修竹,西傍假山鱼池。登斯楼也,则有远离尘嚣、心旷神怡之感矣。

“怎么样?”“妙!”我情不自禁从心底喷出一个字来。“爽!”满舅也不假思索从心底冒出一个字。“你看你看,这房子就是我的天堂。春天百花争艳,绿草如缎;秋天万里红遍,稻浪似海。早上鸟语花香,蝶飞蜂闹;夜间蛙鼓虫鸣,星月交辉。特别是这里的空气是鲜的、净的、香的、甜的,深深一吸,全身都酥了。”

欣赏着满舅不无得意的杰作,倾听着满舅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叙说,我思绪万端,浮想联翩。

满舅比我没大几岁。他是个背爷崽,蹒跚学步时,外公撒手西归。满舅就跟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相依为命。上完小学,满舅就在生产队里赚工分糊口。十七岁拜师学砌匠,几年来手艺盖过好远。十里八乡哪家建房子,都会请他去开山垛子,那墙面平整如镜,那墙缝标直得像木匠弹出来的墨斗线。不过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年到头也难碰几回帮人盖房,也就挣几个油盐纸钱而已。

满舅在大舅讨亲生崽后就分开单过,住着一间茅房,晴天满屋阳光斑驳陆离,雨天就是个筛子,锅碗瓢盆齐出动,地上便是江河湖海的奇观,这也应验了“木匠有凳坐,砌匠冒屋住”的老话。直到三十出头,满舅还是个黄花徕几单身公。也算老天开眼,一天,一位远房亲戚来介绍一位远乡的妹子,满舅喜出望外。可一听人家要来察档,又乐极生悲了,拿什么给人家看呢?看了这个鸟样子,好事还不得泡汤!

急中生计,这话不假。“有了!有了!”满舅像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,兴奋起来,连忙提着两个包子、四两白糖、四两桂圆,来到隔壁大婶家。扑通一声,双膝跪地,“婶儿吔,别人给我说了一门亲,明天就来察档,我那破屋哪里看得!你老是菩萨心肠,行行好,借两间瓦屋给我住一阵子,对付对付啰!”“好事!好事!要得!要得!”大婶爽快答应了,“我儿子当兵去了,这屋空着,你就住吧。”

第二天,女方来了,看到满舅有两间瓦房,还有一间茅屋,桌椅板凳铺盖橱柜虽然陈旧,却也俱全,还柴方水便,有门手艺,当下就点头为定。大家见了满舅,笑他走桃花运了。过了几天,满舅又走了一回狗屎运,竟然被公社的基建队选中了,他屁颠屁颠去未婚妻家报喜,说广东那边改革开放了,到处都要盖房子,活多好赚钱,恳请把她也带去广东做事。岳老子同意了。岳母娘却不情愿嘀咕起来:“没有结婚就跟着远走他乡,不行!不行!”但终究经不住女儿的软缠硬磨,还是松口了。满舅兴高采烈地把准舅妈带回家,第二天一早,双双搭车去了广东,这一去就是五年没回家。两口子在工棚里生下了一男一

满舅盖房

■王仕朝

女,成全一个“好”字。第六年,又近年关了,舅妈实在是太想家想父母了,就鼓动儿女哭着闹着要回老家过年。满舅拗不过,只好带着一家子回家。

舅妈归心似箭,满舅却是心急如焚。原来借住的房子早就还了,怎么向妻子交代,又怎么安顿一家子呢?满舅麻起胆子,硬着头皮,领着一家人进了那间破茅屋。舅妈顿时阴了天,雷雨交加:“你这个骗子,大骗子!原来是一穷二白。”满舅任她打任她骂。等舅妈骂累了,打倦了,满舅一脸歉疚地说:“老婆,对不起,我是骗了你,今天我对天发誓,明年就盖一栋红砖房给你住。”看着既真诚又无奈的丈夫和既惊愕又可爱的儿女,舅妈心慈了软了化了,不哭不闹不打不气收拾去了。

过年了,正月初三,满舅拿出一个存折,里面有九万多块钱,跟舅妈商量,今年我俩不出去了,就学燕子做窝,在家盖房子。

说干就干,正月初四,满舅就请地仙看了一个新盘子,紧接着就打起屋场地基来。那时候农村还不知道挖土机挖掘机是个啥玩意,平地全靠手挖肩挑。整整三个月下来,一块一百多平方米的新地基弄好了,拢共挖秃了五只羊角,八把锄头,挑烂十担篾箕。接着一砖一砖地砌墙,一瓦一瓦地盖顶。到了十月份,一栋三间两层的红砖房圆垛了,年底,满舅一家就住了进去。满舅搂着舅妈动了情:“老婆,苦了你了!”说着说着,就滚下泪珠来。“若是苦点,如今住上了新房子,值了!”舅妈为满舅擦拭泪花。

转眼又是新春,舅妈说:“老公,现在有房子住了,又分了几亩责任田,孩子要上学了,我就在家带孩子,你出去打工赚钱。”“老婆,你这样安排,我就放心。我这回出去一定要好好抓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会,大赚一把。”满舅还轻车熟路老本行,起初在基建队里带组,手下管着十几号人,一年搞个四五万。后来当了包工头,头几年,一年赚个二三十万,逐年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到了二十一世纪初,一年竟能挣个八九十万甚至百多万,满舅开起了奔驰,成了当地有名的土豪了。

好日子就是快,一下就到了2008年春节。满舅跟舅妈说:“今年我逢六十,又碰上北京举办奥运会,我要把红砖房扒了,盖幢小洋楼,来个三喜临门,热热闹闹!”“六十是要大庆,可这房子还蛮好,拆了可惜。”“老婆子,如今赶上了时代,一年更比一年强,崽女都争气,有出息,都不差钱。我们不能满足于恰得好,穿得好,还要追求住得好,玩得好,就要盖个别墅来住,好好享受生活。我还要买个房车带你周游世界,开开洋荤,把过去亏欠你的加倍补回来。”一番话把舅妈感动得稀里哗啦。

这次盖房,满舅一改上回自己包圆的作法,从设计、奠基到建主体,搞装修,再到绿化亮化美化,项项都包给了别人,自己充当了甩手老板。满舅每天背着个手,这里瞅瞅瞧瞧,那里指指点点。不知不觉,半年光景,一幢八百多平方米的别墅就亭亭玉立了,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,过往行人驻足惊羨。

以后每年春节,我都去乡下满舅家拜年。沿途抢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洋楼别墅,犹如雨后蘑菇探出头来,各显风姿,争奇斗艳,构成蓝天白云下秀水青山中最靓丽的风景。满舅家的那幢别墅已不像当年鹤立鸡群,独领风骚了,颇有一点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,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”的意味了,仿佛间,一幅幅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壮丽画卷在神州大地绽放,徐徐展开。

冬游郴州填词两首

■何衡昭

梅花引(贺铸体)·登高椅岭

如霞貌,胜晴曜,严冬腊月风光俏。雨寒天,雪冰颜,但去远观,群岭起伏连。

云阶有险溪湖抱,高椅无惊桥素立。欲寻仙,更寻仙,相约一游,问道远山关。

梅花引(万俟咏体)·去郴州游

去郴州,望郴州,掠影风光山水留。一江流,一江流,天水一颜,乘车迎面收。

长空云聚飘银雪,苏仙松舞遮清月。客回头,客回头,孤馆影单,泪挥三绝愁。

我的岳父是木匠

■李柏清

“老爸,您阳了没有?”关心则乱,隔着屏幕,几十里远的儿女似乎能感知到他怦怦的心跳声。

六十有五的岳父,长年累月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家,每天忙着木工活。我们很不放心,这不,日常的问候语也悄悄地从“您吃了吗?”变成“您阳了吗?”

未曾开口,传来爽朗的笑声。接着一句:“俺好得很,没有阳,你们就放一万个心,阳不到我头上。你们自己也要注意。算了噢,我要干活了。”

印象中,岳父像个陀螺一样旋转,从早到晚。邻居们说,他识字不多,但脑子好使,有事没事,还喜欢琢磨。

比如,一般的学徒要三年才能够出师,可第二年末的某天,师傅严肃地对我岳父说,徒弟,从今天起,你可以出师了,不用再跟着师傅。岳父傻愣愣地站着,泪眼婆娑,还以为得罪了师傅,待半天回过神来,才欣喜若狂地跑回家。

岳父的聪明还体现在拥有较强的观察模仿能力,一些木匠的新式“发明”,他只须瞄几眼,如木匠做家具——心里有数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,每逢娶亲嫁女,主人会郑重其事地请有些名望的木匠到家里做新式器具,好菜好酒好烟招待不说,还送上一个在当时算得上丰厚的红包。当然,不是每一个木匠都有这样的好运。情况常常是,不懂行的主人说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这颇有考查木匠的理解领悟能力之嫌。换句话说,你连主人的话都听不懂,或者达不到主人的要求,赶紧打包袱走人,免得丢人现眼。但岳父不,只需主人简单交代几句,或者比划几下,结果超乎主人的想象。

他做的床、衣柜等家什除了结实耐用,更兼新颖、夺人眼球。那一手雕刻功夫,活灵活现,浑若天成,令人啧啧称奇。物件表面涂抹的桐油、红漆,既散发着好闻的味道,又让它们油光可鉴,几乎能清晰地照出人影来。手轻轻一摸,感觉像水一般平平整整,舒舒适适。这些绝活一出手,再加上价格合适,为人厚道,早把他的大多数同行甩几条街了。

别人闲得很,他似乎总有做不完的活儿。多亏岳父日夜的弹墨线、锯长短、削厚薄,妻子、小舅子才没有像他们许多同龄人一样初中辍学背井离乡,而是顺利地大学毕业跳出农门。在岳父看来,我的妻子、小舅子是他一辈子最得意、最开心的两件作品。

蝴蝶蜜蜂翩翩飞,一家有女百家求。岳父也有烦心事,女儿究竟“花落谁家”呢?人称“媒婆”的丈母娘,轮到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,恍如“箩里选花,越看越花”,竟然拿不定主意。

看,妻出落成小姑娘,一袭茂密如黑森林般的披肩长发,一双深邃透明如大海般迷人的眼睛,性格温柔娴慧,又继承了父亲的聪明基因。在众多追求者中,我自认为是最不起眼的。人长得不帅,嘴巴不甜,个子不高,工资不多,每个月才区区三百多块人民币,职业普普通通,就是一枚教书匠。但我有一股劲,锲而不舍,偶尔带二斤肉、两瓶酒,酒量不好,还腆着脸与老人家喝两杯。或者给梦中人带几本书,谈理想前途,讲古今中外,说一两个笑话,却不越雷池半步。及至与妻订婚时,我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。

儿子出生后,和他外公倍儿亲。瞧,在木匠房,儿子不像其他小孩摸摸锋利的斧子,拿拿小巧的锤子,碰碰长短不一的刨子,让人胆颤心惊,而是少年老成,捡起一堆地上的小木板,走到墨斗盒边,学着外公的样子,拉出墨线,眯着眼,像模像样地在木板上弹线划线,尽管划得歪歪斜斜,弄得一身脏,却玩得不亦乐乎。

此时此刻,是岳父难得的闲暇时光,无论再忙,他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,陪着孩子疯玩。岳父不止一次说,有其父必有其子,打小就喜欢写写划划,这小子又是当老师的料。一语中的,十几年后,儿子上了公费师范大学,他还记得外公的玩笑否?还忆起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吗?还留恋外公做的各类美味么?世人都说,外甥狗,外甥狗,吃了就走。

事经不得念叨。刚才,小子想说外公了。嗯,想外公煮的柴火饭,外公做的家常菜……听着听着,似乎我的哈喇子要流出来了。

岳父的爷爷是一名大厨,远近闻名,至今十里八乡还流传着他的一些轶事。自然,在厨艺方面,岳父有一些耳闻目睹和天然的掌控,他做的菜,好吃得不要不要。岳父还笑着对孙辈们说,男人会做菜,竞争对手少一半,小伙子们哈哈笑。在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下,小伙子们个个学做菜,爱做菜,会做菜。

现在,岳父老了,手艺不复当年,木匠行业也不如从前,他比以前闲多了。铁门、铝合金窗户、家具厂各种定做的家具逐渐取代以前的木匠一斧一凿打造的木门、木窗、各种家具,岳父的手艺也后继乏人。但他不怨天不怨地,依然说笑着,依然忙碌着……